

伪满建国的丑剧

王庆丰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得以沿着南满铁路线长驱直入，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辽阳、四平、长春等地。当夜，驻在沈阳北大营王以哲的第七旅官兵被迫挥泪撤走，黄显声领导的公安警察，虽然在皇姑、北市一带拼了一下，怎抵挡得了如狼似虎的关东军大批部队，到了第二天早晨，日本侵略者便完全占据了省政府、兵工厂、东三省官银号等要害部门。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关东军急进主义派，主张吞并中国的东北领土，直接划入日本的版图，后来由于担心引起各方面阻力，遂改变为建立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筹划伪满建国的丑剧，就是在沈阳上演的。

日寇策动汉奸出笼 赵欣伯跳梁得意

暴日侵吞东北的野心，是蓄谋已久的，所以在占领沈阳之后，就把沈阳改称为奉天，于9月20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命日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奉天市市长。第二天，土肥原迫令原市长李德新交出权印，按照日本统治机构的方式，下设总务课、警察课、财政课、卫生课、工程课及技术课，各课的课长和主要负责人完全由日本人充任，并把原来独立的商埠局和大东新市区一并划入市政公署，将各项权利通揽入手中。沦入日军统治下的市街，只有军车在飞驰，岗卡林立，

到处是沙袋堆垒的掩体地堡，日军持枪横列街头，搜查行人，稍有支吾，即被带走，则有生命难测之险。市井萧条，路人稀少，而日军又迫令商号开门营业，可是那些大丝房、绸缎庄门可罗雀，食品店、杂货店顾客寥寥，首饰楼、古玩铺更是无人问津，就是拉洋车、赶马车的也很难找到一两个主顾，许多人处于失业状态。而摇晃在街头巷尾的日本浪人，尤其是早当了几年亡国奴的一些朝鲜人任意指诬为奸，敲诈勒索，否则被捉入日本宪兵队，便有死无活，有些素无正业的泼皮和到处钻营的无赖也是寻风了哨，不自称便衣队，便报号某处侦探，登门串户，趁火打劫，居民百姓终日惴惴不安，怕遭飞来横祸。整个沈阳市，每天都要出现上百起抢劫烧杀案件，而日本军警既背后指使奸贼作乱，又明里组织保安警察，火中取栗。至于四外乡镇各县，特别是沈山路沿线，日人则从中组织或化装土匪制造劫祸，日本关东军则向国际声称：“日本绝无侵占领土之野心，为了保护日侨的安全，维护满洲的秩序，日军在扩展警卫和征剿匪徒。”其所说的匪徒，当然指的是中国军队和奋起抗日的队伍。

按照关东军军部的意图，原想把占领后的东北，做为亡韩后的第二个殖民地，旋因顾及国际之非难，环境的不许，遂转变策略搞傀儡政权，极力搜罗亲日汉奸，策动他们脱离中国政府，声明所谓“独立”，拉拢诱惑那些动摇分子，为日寇侵略服务。事变当时正在沈阳的张景惠，当时任东省特别区长官，便勾结日本浪人新井，得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会见于私宅，秘密协议；板垣说明北满因有苏联的关系，一时不便进军，要他速回哈尔滨，负责北满治安，保护日本侨民，将必保荐为东北最高首领。张则当场允诺，愿与日本合作，关东军拨给步枪3千支、子弹数万发，于21日回到哈尔滨，便成立治安维持会和警备队。虽然未敢公开叛变，却当上日本侵略者的别动队，

想借助日军势力恢复清朝的复辟狂熙洽，以张作相居丧锦州，而拱手迎接日军，于9月28日宣布吉林独立，作了公开投降日寇的带头羊。同时，关东军还分别派人策动，以黑龙江地盘为钓饵诱使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变，许以高官稳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又收买寄居在沈阳日东铁路附属地里的汉奸凌印清，成立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使其攻打张学良设在锦州的辽宁省政府，未及施展，就被有民族意识的“老北风”结果在盘山。

而沈阳的情况较为复杂，虽然土肥原带领一帮日本人占据了市政公署，但没有颇具资望的中国人出面维持，那种混乱的局面就难以收拾，而赵欣伯是本庄繁、土肥原的老熟人，日语娴熟，自事变以来，终日奔走于关东军军部和日本浪人之间，上窜下跳，十分活跃，满洲通信社社长藤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上田统则怂恿他出面组织维持会，但他只有个法律研究会会长的虚衔，自知难以号召，遂向冯庸大学校长冯庸说：“我们应当脱离中央，另组织政府，你可为主席。”冯庸则大骂其丧心病狂。后来冯庸曾被日人逮捕，据说就是受赵危害。他又按关东军军部旨意，转而拉拢著名士绅袁金铠、失意军阀阙朝玺出台，于9月24日成立起“奉天地方维持会”，由袁金铠任委员长，老牌汉奸于冲汉和阙朝玺任副委员长，李友兰、丁鉴修、孙祖昌、张成箕、金梁、佟兆元为委员，办公地点设在小南门里实业厅旧址。次日发出通告，声称该会“专为维持地方秩序，所有金融、商业诸事照常，并设警察自卫担任治安”，其实商业仍然萧条不振，抢劫案件屡屡发生，而其一举一动都得请市长土肥原批准，并按其指示办事。其次，又有以阙朝玺为会长的“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和“东北绅民临时解决方策讨论会”相继出现，前者声称代表商、工、农、学各团体主办救济，而后者却打出要建立所谓“独立政权”的旗号，说什么“确信友邦（指日本）官

民对于此种纯正民意决议必能尊重，而且加以真挚之适当援助也。”这个组织是由赵欣伯主持的，虽然只是个空架子，却明目张胆地喊出投靠日寇，鼓吹独立的主张，为日本侵略者拼凑东北傀儡政权而制造舆论。

此时，日本军部还发出指示：“由关东军直接行使军政大权实为不妥，军方对于地方行政，应以维持治安为限。”遂改变为建立由日本操纵而表面独立的傀儡政权，所以土肥原只干了一个月市长就离去了，而由关东军推荐赵欣伯接任奉天市长。赵欣伯之所以受到日军如此之青睐，是颇有来头的，他是河北宛平县人，早年在天津读书时，他以男扮女妆演茶花女面风流一时，得与前清高官余老翁的小妾余铭盘幽会，随后两人私奔，避居于大连。余改名王碧英，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由于生活逐渐拮据，便开班教授日本人学习汉语，其中包括本庄繁和土肥原。从此，赵欣伯开始接触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被看中，随后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进入东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此间，王碧英因病被东京帝大附属医院误诊致死，曾上诉于东京地方法院未果。他抱憾心伸冤，终于写出《刑法过失论》的论文，1925年日本文部省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以示安抚笼络。次年，他来到东北，由此前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出而推荐，给予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之衔，他又以研究中国法学为名，发起成立“法学研究会”，混迹于政界，而与土肥原等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交往频繁。事变之前，曾以考察日本法律为名，数次去旅顺和东京通报献策，成为日本豢养下的一条走狗。此时不仅登上市长的宝座，又任命为沈阳高等法院院长、兼政法于一身，更是小丑跳梁，趾高气扬，他自鸣得意地说：“现在国内都说我做官卖国，他们都将官看重了，以为做官就是发财，不知加在我们身上的事务是多么重。至于卖国不卖国，不是在手段与程

度上，我们要看结果。大家在这水深火热中，更须人民由火中提到清凉地方，我的目的是如此，并且我深信可以达到，否则也不来干这事，我也知道北戴河去玩玩好……我的事很多，不只市长一部，样样都得我去，眼下竟患失眠症了。”还说什么，“以前张汉卿不信我话，我去数封信与他，详述不能排日，诚恐一旦激起日方公愤，地方势将糜烂，如果他信我，就没有这事了，知孺子之不可教也。”其骄狂横蛮之态，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假自治伸魔爪 袁金铠推就为娼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得手之后，在其国内则由大阪朝日新闻社发起，接二连三地召开“满蒙时局恳谈会”，大造舆论，引导鼓动；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中，则提出左一个方案，右一个大綱，都是讨论和拟定如何统治满蒙的问题。尽管各种说法不同，思想却是一致的，就是建造满蒙独立政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使之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即存彼之名，由我取实，这个决策方针既定，便不遗余力地施展各种阴谋促其变为现实。从关东军军部来看，沈阳冒出来的这几个傀儡组织还算不上是政权机构，于是本庄繁指使赵欣伯，把袁金铠和阙朝玺叫到军部，诱导袁金铠出面组织独立政府，让阙朝玺领銜清乡剿匪，随后拿出一纸开列着让与日本的数项权利、使其签字。究竟事关重大，两人面面相觑达两小时，后来还是借辞推托，本庄繁也没十分相强，容其再行考虑，遂得告退。面维持会中有的委员觉得此种事态越发之不可为，如李友兰、佟兆元则相继离去。本庄繁既没抓出中间首脑，遂改变方法，采用起煎饼的方式转圈撬，首先成立财政、实业两厅，让曾任硝磺局局长的翁恩裕和在财政厅当过科长的高毓衡，先加入地方维持会为委员，然后逼使地

方维持会以该会的名义派充厅长。果然，翁恩裕于10月19日出任财政厅长，并携同日本顾问及咨议到厅就职，当即发出日人拟就的布告，声称：“本厅长系受地方维持委员会委托，与旧政权概无关系，所有各县署、各税局嗣后收款，均解本厅，不准私自交于旧政府（指在锦州三省政府），倘有故违，定行严办。”高毓衡派充实业厅长，亦于10月21日到职。其任务就是为日军收钱，充作军费，并便于日寇攫夺矿产实权。

为尽快拼凑成在日本势力下的辽宁省政府，使所属的58县都能听从其威令，只是如此是不行的，关东军军部想到，还得请于冲汉出马，必能助一臂之力。于是派大东医院院长守田福松去辽阳，以探视其病情为由，同时向他说明事变后的沈阳情况，劝导他再立新功。老牌汉奸于冲汉，早年曾在日本士官学校任中文教师，日俄战争时为日军刺探情报，而授予勋章。后来，他仍继续给关东军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效力，曾以他同满铁合办的形式，盗卖鞍山国土，开设“振兴铁矿公司”，又夺取铁矿资源，创办“鞍山制铁所”，即鞍山钢铁厂的前身。他还乘机当上张作霖的谋士，凡与日本的重要交涉，多经其手，而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奉天文治派三巨头之一。现时的于冲汉虽然身患糖尿病，但不愧是以汉奸立业，一经守田的策动，便振衣而起，于11月3日来到沈阳，当即向本庄繁陈述八条卖国主义的“政见”，其中包括要贯彻保境安民与友邦亲善政策，必须与中国政府断绝关系，建成独立的新国家，要实行不养兵主义，委托日本军队负责国防事宜。奴仆的献策恰合主子的心意，当然要给予赞许，本庄繁还特别向他而授了机宜。先前列他为辽宁地方维持会副委员长，那只是个挂名，今番才算是到任视事。次日，于冲汉便偕同袁金铠到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则热情招待，对袁金铠更是恭维备至，称他为满洲之当代元老，名满东瀛，于

亦从旁应和。本庄繁然后说到：“今后东北政权、当嘱托有人，并应即日恢复省政府，以利于新政权的行使，惟省长一席，还必须请君任之，绝不得有违帝国军令，致于不便。”袁金铠仍是有所顾虑，未敢即允，遂致不欢而散。

当袁金铠在出任维持会委员长时，曾自声明：“不问既往，不管将来，只维持此过渡期间之治安。”后来又有自喻，谓：“遭此事变，似少妇守节，忽遇暴汉，虽挣扎不过，亦当作有限度的牺牲，戴花抹粉，犹可委屈一时、惟强迫奸宿，则誓死不从。”一时传为笑柄。可是经不住于冲汉的恐吓和怂恿，终因惜命求生，屈从于暴力，半推半就充当了娼妇。他按照关东军的指示，于11月7日将地方维持会迁入原省政府内，代行省府职权。在向外拟就的布告中，有“与张学良旧政权和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一语，系由关东军强行加进的，袁争辩再三，终是无用，而一字不改的予以公布。同时，关东军军部还派来金井章次为首席顾问，升巴仓吉、甘粕正彦为顾问，从中掌握实权。随后还搞了一番“政权有归”的庆祝。

按照关东军的内外夹攻策略，极力扩展所谓“自治运动”，进而控制和改造各县政权，就在11月10日举行的地方维持会代行省政权的典礼会上，同时上演了一个并头戏，成立起“自治指导部”。这个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并附设自治训练所。名义上是由于冲汉担任部长，实为日人顾问中野琥逸、中西敏宪所操纵，一个是雄峰会成员、一个是满洲青年联盟成员，他俩都是满铁中推行满蒙计划的骨干、在关东军军部任有要职。至于各部人员，除了于冲汉的儿子于静远任训练所长，并代替其老子行事，全部由日人把持。它是由关东军统治部直接管辖，各项活动经费亦由关东军拨给。起初就在省政府内办公，不久即迁至同泽女子中学校址。在其组

织条例的第一条中，就胡说什么“自治指导部根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之县政，确立完全自治之制度为任务。”所谓“善政”就是按照日本的殖民统治办事。所谓“自治之制度”便是废除原来的县政府或治安维持会，由自治指导部在各县设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和“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前者是县指导监察机关，后者是奉命执行机构，总的说来，就是各县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活动，完全由自治指导部包办。而其自治训练所，则是专门培养到各县充当指导员的日本主子和中国奴才。那些日本学员大多都是满铁社员，有的竟是事变前在安阳市街上开澡塘的老板，在四平车站上卖饭盒的小商贩，也摇身一变，穿上西服，耀武扬威地走进县城，坐在县政府里发号施令，而且事无巨细，如未经其签字盖章，不但无效，还要处以以违逆政令。故日人自治指导委员长，就是各县的太上县太爷，后来又改称参事官、副县长，实握县中一切大权。在自治指导部成立半个月之后，首先改组的是沈阳县，以日人永尾龙造任委员长，并举行盛大典礼。本庄繁还特派参谋矢崎代表他到会致训词，又以伪县长谢桐森名义发布公告，大肆宣传，使其他各县效行。其后辽宁各县由日人充任委员长及委员的则有74人之多，故名为自治，实为日人所治，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藉此为攫取地方政权的工具，更作为后来承办伪满建国运动的大本营。

溥伟空演加官戏 溥仪重温复辟梦

日本侵略者为在东北制造出一个名存实亡的独立国家，真是千方百计，煞费心机，什么省区独立、各县自治，都是为拼凑傀儡政权打根基。而这个傀儡政权的出台，更需要大造舆论，伪托民意，拉拢军阀汉奸上台，捧出清朝余孽复辟，能以热闹便是好戏，后台老板自有主意。就在1931年10月24日，有几

个日本人把蛰居在大连的溥伟架弄到沈阳，代替阍朝玺，就任四民维持会会长，施赈放粮，以沽名钓誉，随后大肆活动，迷梦登临帝王宝座，那怕是当个儿皇帝，也算是东山再起。说起溥伟的身世，他是清朝宗室奕訢的长孙，于光绪二十四年袭承恭亲王爵位。曾经充任正红旗满洲都统，总理禁烟大臣，又以内廷上行走之职，周旋于清宫。辛亥革命后，他与皇族亲贵之良弼、铁良等组织宗社党、反对与民国议和、旋被解散，虽然隐遁在大连，却久欲伺机而动，这次来沈就是企图在日本支持下建立“明光帝国”的。下车以后，便连日奔走于关东军军部，还拜谒了本庄司令，侵略者们则握手言欢。26日，溥伟竟在日本军警的保护下，率领一班宗族旗人、清廷遗臣等，大张旗鼓地前去祭拜北陵。事前日人便通告各市民团体届时参加，并找去喇嘛数百人在陵前诵经，日本军方还赠送了花圈，则隐含有支持复辟之意。又有四民维持会的祖宪廷等人，为了招摇惑众，放言恭亲王要给参加者每人发给一套新衣，所以不管是贫民，还是乞丐，到场者总有两千多人，颇为壮观。溥伟身着蓝袍紫褂，戴着瓜皮平顶帽，在众人拥簇下，跪拜致祀，宣读祭文，之后又在陵前朗诵誓词，称：“此际仰仗祖宗威灵及日本正义，推翻蟠踞廿年之仇敌，臣今后当竭其心力，恢复祖宗之基业。”最后高声三呼中日亲善万岁。此时溥伟竟俨然以未来的帝王自居，而那些日本侵略者也微微点头，不知是赞扬还是默许。可是那些前来企图领取一套新衣的人们，只是白白地陪伴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往回走的路上，禁不住发出连声抱怨。

溥伟回到商埠地八纬路一号原来王公馆的住地，立刻召集那些混在南、北市场，杂巴地的一群丑类，组织所谓“东北四省纯正民意政府建设研究会”，起草章程草案，得意洋洋，把头一天才挂到门前的“四省独立政府研究会”木板摘掉，改悬出

这新的招牌。隔了一天，则召集随从赴北陵的各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宣布该会正式成立，从94名参事中，又推举出以溥伟为首的执行委员15名，显示着具有强大的阵容。最后，溥伟站出来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只要与日本人合作，必能建立起‘明光帝国’。”并鼓励大伙：“我有许多日本朋友的支持，你们大家只管努力去做，都会得到应有的好处。现实的机会不能错过。”溥伟忙得马不停蹄，四处奔走，出席各种集会，又是演说，又是许诺，其狂妄的劲头不亚于赵欣伯，但他只是活跃于外圈，实的少，虚的多。

以恭亲王溥伟为中心的复辟派却也有些能量，10月30日又借用大和旅馆（即今辽宁宾馆）召开建国准备会议，除了一般旧日王孙的热衷帝制者参预之外，日本方面则有土肥原等10余人代表出席，好象是关于明光帝国如何建立，政体是采用立宪制？还是君主制？均须于此会上研究决定。在讲到应该拥戴谁做“君主”时，溥伟则暗示自己要亲临尊位，颇不赞成举废帝溥仪上台，而阎朝玺、金梁等则主张“非溥仪出头，不能号召。”争论得相当激烈，最后没能得出结论。没隔几天，地方维持会首席顾问金井章次又假借溥伟名义纠集汉奸，在沈阳南满站公记饭店举行建立新国家的座谈会，日方出席的有金井章次、赤岛领事和一些军警、外事人员，溥伟则临时拉来一些地痞无赖，冒充各团体代表参加会议。溥伟装模作样地又是一番老调重弹，其实他哪里知道，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借此作为制造伪国的宣传材料，只不过推他出台跳一场加官戏。稍后，日人已把溥仪挟出天津，前来东北的消息，使他如迷梦初醒，才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遂赶紧撤掉门前的招牌，收拾行装，于11月15日夹着尾巴溜回大连去了。按照关东军在事变后不久即制定出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便提出了要宣统帝作为傀儡政权的

领班人，只是由于局势未定，缺少基础，许多事尚未安排停当，况且该走过场的还没走，所以并没急于拉来亮相。现在好象是到了火候，11月2日，本庄繁派土肥原偕同金梁秘密赴津，就是完成劝请溥仪出山的任务。为什么要借金梁呢，因为他是宣统朝太子少保，内务府大臣，与溥仪有旧情。前时他所以能列为地方维持会委员，就是由本庄繁提名的，早就预算好他的用场。而金梁是以他的梅花篆字著称，在非常高兴之下，也能吟出几句古诗来呢，且看其《赠本庄司令官》：“英武共钦大将风，雄材自古出关东，故宫惊霄惊奇伟，开国宏规万里同。”又《赠土肥原市长》：“沈阳本是古皇都，文德武功识霸图，多谢河山还我旧，市民百万共欢呼。”请为品味。

土肥原见到溥仪极力表示：日本绝没有领土野心，满洲是清朝故乡，你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一切由你作主。溥仪自1925年被赶出清宫，潜入天津日租界，一直是处在日本人卵翼下过活，每天都在作复辟的迷梦。机会来了，可又怕成为韩国第二，因而不敢轻易答应。金梁从旁劝驾，还递上了曾在清廷作官的十几个满人签名的敬请书，好象也没起到多大作用。而随后竟出现向溥仪住宅馈赠的水果筐中藏着两颗炸弹，不用说是含有威吓之意。此时土肥原又别寻蹊径，与金梁前去拜访遗老郑孝胥，叙述复辟计划，赢得郑孝胥及其子郑垂的极力赞同，随后同见溥仪，再行劝诱。溥仪是动心了，而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个遗臣则认为大局未定，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溥仪还是踌躇不前。土肥原为了急于把溥仪挟持到东北，遂又施一计，那就是11月8日晚，又出现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开枪而大肆骚扰的“天津事件”，从威吓中把溥仪及郑氏父子架出，用船秘密运送到营口，后到汤岗子温泉区的旅馆。

当时，关东军军部令城内同兴元丝房包做绸面和布面的龙

旗数千面。又令南满站的印刷所日夜赶印纸制小旗，准备不日在沈阳隆重迎接溥仪的莅临。然而日本内阁认为，国际联盟正在开会，且有鉴于辽宁省政府尚存于锦州，吉林省政府另立于宾县，而马占山仍在主黑，率有重兵，声势尤振，实力扩张并未完善，国际环境尚须顾虑，此时树出溥仪傀儡政权，自有诸多不便。于是关东军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对此阴谋暂缓实行，而要加紧扩展军事活动。那么只好将捏在手中的溥仪转送旅顺，再作寓公。

去袁请臧老闾入狱 促建伪国再续闹剧

袁金铠虽然是半推半就地当上了汉奸，但他还是避讳从自己嘴里说出甘心背叛的话，所以在地方维持会代行省政府职权的布告中强加的那句辞，使他很有些懊丧。11月20日日本又将辽宁省改称为奉天省，他也越来越看清事事都得听从日本顾问的，自己却行使不了什么真正的权力，可是手已经插到磨眼里了，不捱也得挨呀，因而对各项事务也就不愿意主动地去过问，而外而的事情由臧朝玺去支应，闲暇时间便写写毛笔字，偶尔也作一两首诗。他所说的“满腔侧隐心犹热，八面维持力已微”，还是有几分心曲的，至于“漫将洪（承畴）李（克用）来相比，砥柱中流誓不违”，那便是自欺欺人，而且欲盖弥彰了。由于他对于树立新政权表现不佳，深为日本侵略者所不满，而赵欣伯最能迎合日人意旨，遂乘机向其主于痛诋地方维持会之懦弱无能，威权不振，并建议解散维持会，成立正式的省政府，可由前主席臧式毅出任省长，如此则借恢复旧观的名义，不惟可以取得奉天人民的欢欣，并可博得国际舆论之好感可谓一箭双雕。这个建议很快被关东军军部所采纳，于是又演出下而的闹剧。

臧式毅，字奉九，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孙烈臣督理黑、吉时，曾随任为督署参谋。1927年前后，任奉军三、四方面军团的宪兵负责人，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他与省长刘尚清以秘不发表的计议，赢得了东北局势的稳定，也招致日本侵略者的忌恨。杨宇霆死后，接为兵工厂督办，后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被关东军视为张学良的亲信。“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便被日本宪兵队队长三谷清逮捕。一直拘禁在大西关五纬路鲍子仪公馆的楼上，虽然每天的吃喝并不算太坏，也没断大烟的供给，但一押就是3个月，却无人前来过问，很是气闷。从《盛京时报》上看到的都是日军节节胜利，旧日的士绅、僚属则有不少人已与日人合作，握据要津。想到自己，难道就这样白白地葬送了后半生。恰在此时，赵欣伯前来“救驾”。少不了一番怜惜，两番劝解，说什么：“日本方面一再声明，对东三省没有任何领土欲望，只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完全自治的新政权，而同日本帝国友好相处。先大元帅活着的时候，东北政局不也是自树一帜：我们也应该处以灵活，为主席自身着想，你犯不上和日本方面作对，而且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与不对请主席考虑。”二次前来又说：“本庄司令提及你们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对你的办事干练还加以赞许，你原来就是三省的首府主席，怎么能看着让别人窃据呢？请施心，至于日本方面由我去说。”臧式毅虽然只是默不作声地听着，而心中已是动摇。加上赵欣伯左右撝合的诱惑，终于说出：“此事就请你看着办吧。”一天的下午，他便坐进赵欣伯的汽车，一同去拜见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和统治部长驹井德三，在其已经拟就的文件上签了字，其中开列的要求大致为五项：要他参加东三省政权组织，充任官吏；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内；国防由日本军队担任；东三省分担日本驻军军费；东三省境内铁道由日本经营、使用。臧式毅

于12月31日释放回家，在他的家中同时增设了常驻的日本宪兵，名之为加强保护。

12月15日，赵欣伯以市长的名义通知奉天市商会，要各分会委员等于下午两点到市商会开会，讨论商税事宜。迨各委员到齐，则由伪市政公署秘书长冯涵清主持开会，却谓：至今地方维持会已失去存在的必要，其对政务设施，尤不能尽量行使，所以今天要诸位前来，则是公推臧前主席出任奉天省长等语。此时，赵欣伯率领自卫警察和保安队200余人到场，随后登台讲话，述说其主张清臧之原由，当即令出席的全体人员签名，旋即结队，直趋省政府。袁金铠骤见赵欣伯带着大队军警和商会人员来到省府院中，不知何事，从赵欣伯那种狐假虎威、盛气凌人的姿态可以猜测，其中必有变故。这时有所谓商民代表王桐轩快步走到面前，将预先备好的请袁辞职及解散维持会请愿书递上，袁氏阅后，点了点头，唔唔两声，遂即答以“愿卸仔肩”。转过身去铺张提笔而大笑，拉长语调而高声说：“此事正合吾意呀。”随后将写就的全体退职书当场宣读，然后交给了赵欣伯。其时，在场的地方维持会人员，虽然感到事出突然，但都默默无言，只有阙朝玺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其实赵欣伯头天晚间对他已有关照，说：明天省府可能有所变动，你无须到场亦不必参言。可是阙朝玺却偏要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他毕竟是个军阀出身，又有“阙侧刀”的绰号，对这种场面并不在乎，遂站出来粗声豪气地说：“喂呀，带来这么多荷枪实弹的兄弟，好威风啊，敝人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要维持会全体辞职，可惜我老阙无先见之明，实为惭愧。想当初，我们的原意是出来维持市面，为市民谋取安全，后来声明与国府及张副司令脱离关系，已是遭到国人唾骂，今天又弄到这个地步，真是架了一辈子鹰，竟让鹰给啄了眼。”一扬手指着站在台阶上的警

察大队长喊道：“常守辰，你今天也露脸啦，来，让兄弟们动手吧！”赵欣伯也流露出一脸怒气，回敬他说：“你也不要太放肆了，这也是秉承关东军的旨意。”又嚷了一阵，才算平静下来。这时，袁金铠又将为臧式毅就任省长的恭贺辞写好，与赵欣伯同往臧公馆，作了场面上的敦请。次日，臧式毅随同赵欣伯拜访本庄繁，下午3点钟回到省政府，在日本顾问和宪兵的监视下，简略地举行了个省长就职典礼。日本侵略者为了蛊惑人心，不免又搞了一次庆祝“新政权有归”的集会。没隔几天，阙朝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羁押了43天，终于写下今后决不作有违于日军行事的誓约书，才将放出。

臧式毅就任伪省长不久，日本侵略者则已策划好进犯辽西，使用他省长的名义公布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讨伐“辽西兵匪”，并将写出颂扬日军德政、辱骂张学良的传单，用飞机散发辽西各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在此之前，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也亦沦陷，由张景惠任伪省长，于1月1日发表所谓“独立宣言”。而张景惠一直是与日本侵略者合谋，千方百计地诱逼马占山下水。马占山见于处境困难，考虑到保存自我实力，遂采取暂与周旋、待机而动的态度，终于表示与张合作。至此，日本的军事侵略暂时可告一段落，而阴谋策动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活动则又甚嚣尘上。

1932年1月11日晚，由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奉天通信局出面主持，又在大和旅馆召开建设满蒙伪国的谈话会。应邀出席的中国汉奸有于冲汉、丁鉴修、赵欣伯、赵鹏第、吴恩培等，日人有省公署顾问金井章次、财政厅顾问色部、领事森岛、奉天新闻社长石田武亥、关东军新闻班长松井中佐，以及奉天居留民会长、奉天商议会长等，在通信局长武内致辞中，提出关于满蒙之善后处置即新政权或新国家问题，同时，日本在满机关

与之统一也是要讨论的，请诸君发表意见，就先由于大人开始吧。于冲汉干咳了两声，然后表示：建设新国家是最为适当。说到建设，最要紧的是尊重民意。在此种场合，赵欣伯当然不肯落后，说：满蒙非建设独立国家，欲避内乱和虐政，断为不可。今日急务，是尊重民意习惯而建设新国家，其采帝制，或采共和，或采其他体制均无不可，奉吉黑的统一现已就绪，建设满蒙独立国实为一可尊之革命事业。日人石田则说：只要建成独立国，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日、满、蒙、回、鲜各族人民就要协力建造新天地。从前因受中国军阀的压迫，日本人被限制在附属地里边，现在就不该再区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可统通称为满洲人。日本的铁路附属地可以取消，日本的机关尽量缩小，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新国家里，日本人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呀！日本人要愿意当这个新国家的官，也不必客气，如是于大人当了国家元首，大家尽可以向于大人讨委任状嘛。使得许多日本人哈哈大笑。最后，谈到国家能否得到各国承认问题，松井认为，满洲与中国脱离关系，便不受九国公约之拘束。国家形体完备，并有日本援助，自然可得许多国家赞许。而金井表示：予谓基于民意建设新国家，有如赤子之出生，因国人已认其存在，为其关照，乐其成长，就没什么可顾虑的。这次座谈，表面上是交换意见，实际日人对于伪国的制造，早已胸有成竹，计划确定，现在已是揭开促建伪国的序幕。

“建国会议”唱双簧 葬送东北大出殡

日本侵略者既占领了东北三省，则认为筹建伪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使能赶在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便加紧了进行的步骤。板垣应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之电召，急速飞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了关东军司令官对“满

蒙独立构想”的指示方案，然后，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在此基础上，又共同炮制出一份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板垣又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本其意旨，极力物色其中意奴仆，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傀儡人物，为捏掇这个“独立新国家”的胎儿，昨日辗转于大连湾，今夜又密议于哈尔滨，一切都是那么紧张、那么迅速。从1月22日开始，关东军司令部又连续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片仓、竹下，以及土肥原、花谷等，起草和确定所谓“新国家”的“组织法”、“人权保护条例”，并拟制出“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制造伪国的“傀儡剧目”布署既定，一场双簧戏便敲响锣鼓。前院放火，后屋窃夺，这也是日本侵略者的惯技，日本上海驻军配合关东军的行动，故意寻衅，制造战端，挑起“一·二八”事变，使中国人民无暇遑顾东北，以转移国际舆论的视听，促进伪满建国运动也就在这紧锣密鼓中拉开帷幕。一方面指使由张景惠出面召集三省首脑来沈开会，推出汉奸上台表演；一方面由自治指导部催动各市县，制造伪民意，包办假宣传，内外夹攻，期于速成。

吉林的熙洽携孙其昌、荣孟枚、金璧东等汉奸最先来到沈阳，其次到达的是张景惠，在张景惠引诱下的马占山，接受臧式毅提出的“联省自治”主张，也乘机随后莅临，于2月16日6时当晚在大和旅馆集会，由赵欣伯设宴招待，名为欢迎，实际所谓“建国会议”即行开幕，旋即转至商埠地赵欣伯私宅，举行建立伪国的会议，由于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是四省区的伪首脑，也就是当时称之为的“四巨头会议”，与会的汉奸有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而关东军的三宅、板垣、和知、驹井德三等名为列席，实是亲临监督和控制。会议直至17日晨2时才散。中间经过很大周折，臧式毅、马占山等一再主张“联

省自治”，最后遭到板垣的严词拒绝，遂化为泡影。而关东军预先拟定的伪国方案，则交由赵欣伯、于冲汉当场提出，迫令其接受，并限于3月1日将“新国家”宣布建成。其次，指令荣孟枚、林文林等当即起草“建国宣言”。17日下午于张景惠宅集齐，旋赴省公署继续开会，按照关东军的部署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长”。这是一个打扮为“民族自决”的过渡组织，张景惠被指定为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汤玉麟、呼伦贝尔王爷凌升、哲里木盟齐王（齐墨特色木丕勒）为委员。次日，使用这个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宣言”，主要表明“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实际上，汤玉麟虽然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搭，却没来开会，马占山托病当即回海伦，根本没签字，凌升和齐王都未曾在沈，何来署名，可观其“宣言”也是日人伪造。接着，指名留下一些汉奸继续开会讨论，这些汉奸为表现对“新国家”的热心，虽然一致同意以溥仪为元首，但在枝节问题上也时而发出各种昧调，都不过是傀儡戏中应景的聒噪，不然也就没有戏文，最后都得听命关东军军部的旨意。直至2月25日，日本侵略军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如下决定：（一）国名：满洲国。（二）元首称号：执政。（三）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四）年号：大同。（五）首都：长春，改称“新京”。（六）新国家的政治：民本主义。之后，紧接着便在各地出现各式各样的所谓“请愿代表”，敦请溥仪出台。促进建国运动象猪食锅里的酸泔水，灶下加柴火，锅里便冒沫。

自治指挥部是包办各地“促进建国运动”的指挥部，在此期间，连接不断地向各市县下指示，发简讯，从内部操纵，指令各地汉奸出头露面进行宣传活动，千方百计地伪造“民意”，胡说什么“我们欢呼新国家的诞生”，“感谢友邦日本的提携，让

我们登上王道乐土”，还有什么“五族协和，共存共荣”，不一而足。他们按照关东军军部规定的程序，限令东北各市县开展促进建国活动，自2月15日起，每5天为一期，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先由省城各公共团体发出所谓“建设”新国家，拥戴溥仪为元首的倡议，然后使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由各市县城镇组织游行队，持标语小旗游行；第三期，各县推举代表到省城集中，组织全省的游行。然后，各省再用汽车游行。最后由各省区派代表到沈阳聚会，组织所谓联合总游行。

沈阳是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就成了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遵从关东军军部的指令，由奉天省公署、自治指导部、市政公署、市商会等四个伪机构联合组成一个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在市内的八门八关、省议会、市商会等处贴满了标语和宣传画，并由市政公署印制了6万面伪国旗，迫令各商店和临街住户悬挂。2月27日晨，在南市场召开所谓市民大会，为了能开得热闹，头一天就在街头贴出海报，凡是参加者都能领到一包饼干，并免费看戏半天。所以除了机关团体必须参加之外，有许多无知贫民携儿带女，以及花儿乞丐也前去赶场。在入场的门口设有签名处，如是自己不会写，就由那些自治指导部新招聘的职员，也有的是穿着中国衣装的日本人为之代笔，用来表明“民意”。商埠大舞台是中心会场，四壁贴满了标语，半堂扯着象蜘蛛网似的红绿纸旗，场内烟气氤氲，嘈杂呼叫的噪声，站在台上的赵欣伯穿着长袍、戴着金丝边眼镜，闪光的油头不时的晃动，谁知他在说些什么，没人去听。场外另搭个席棚，叫来共益、大观以及庆丰茶园的角色在那里演京戏、唱落子，算是为庆贺“新国家”助兴。许多人手里掐着进门给的那张小票走来晃去，都等着到11点钟才能领取

的一包饼干。这天，省内各县以及吉、黑两省的所谓代表陆续来到沈阳，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一身西服革履，土豪、劣绅、汉奸、洋奴大聚会，总共约有千人，包赁了各大旅馆，在鹿鸣春、新德馨等饭店大开宴席。28日，全省各县代表在自治指导部礼堂开会，由沈阳县伪县长谢桐森主持，教唱促进建国歌，朗读大会宣言和决议，迫令全体通过，然后是各代表发表所谓演说，会后有大连女子手工艺学校学生表演歌舞，享受娱乐。

最为集中表演的是29日，这天早晨赵欣伯率市政公署全体人员及所谓市民代表齐赴文庙祭孔，祭告“新国家”便是“王道乐土”，转回来领着那些代表到自治指导部，参加所谓“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除了仍旧迫令全体通过宣言和决议外，又新添了个“紧急动议”，即选举代表，迎接溥仪。下午2点开始列队游行，游行的队伍，为首由一化成中国装的日人（名叫鹤原义）手执伪国国旗领路，他还留有两撇仁丹小胡，得意洋洋地迈着方步，其次是三个骑马的日人，随后是两辆黑老虎小汽车，乘坐着关东军军部的要人，接着是50余辆“ハヌ”车，车身披着五色布条，两侧贴着黄绿色书写的某省某县代表字样，再后面是载重车和马车，拉着警察和商会人员，跟着走的则是有气无神的商人，还有龙灯、秧歌闹哄在末尾。人妖颠倒，光怪陆离，这就是断送东北的出殡大队。路经城内四平街、出小西门、转三经路，进入日本附属地，迎面的一大和旅馆从楼顶披下数条直到地面的红布标语，写有“过去军阀在满洲横征暴敛”，“友邦日本提携建立新国家”等，在二楼平台上站着许多日本绅士和军官，晃动着日本国旗，到底是在庆祝日本殖民胜利，还是检阅这送葬队，大概是两者兼而有之。游行到南满站前解散。

1932年3月1日《盛京时报》等登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

3月9日溥仪在新京（即长春）就任“执政”，而在沈阳则出现了“大日本帝国拓务省”派出机关，一批批的日本“友邦”，他们携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天车站拥出，向着广场对面悬挂的大字标牌“满洲乐园”欢呼。假如你对日本军警的盘问，回答说自己是中国人，轻者挨两个嘴巴，骂一句“巴格牙路”（混蛋），弄不好便带上手拷被拉走。这是伪满建国丑剧的帷幕，也是东北人民14年耻辱生活的开始。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

王子衡

伪满洲国荐任级（等于军人校级）以上的日本人官吏，在其就职时，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给一小本《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日本人奉为法宝，密藏身边或办公桌抽屉里，必要时取出背人暗读，体会机宜。我任伪国务总理秘书时，与日本人秘书松本益雄同室，乘隙窃阅手册2次，内分30条，所有日寇统治东北、压榨欺骗人民的机宜手段备载其中，阴险毒辣使人心惊发指。现将记忆的二十几条写述于下，事虽绝对秘密，可能还有知者，希为补充与指正。

（一）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而是日本王道精神的发展。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

（二）满洲国皇帝不是神的后裔，或化身的“现人神”，象日本天皇那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但为实现日本国策计，日本人对于满洲国皇帝必须保持尊敬的态度。